◎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

一飞冲天

□ 陈　新

一飞冲天　朱慧卿作（新华社发）

明艳的阳光，照耀着上海。

温暖的风，一阵一阵地吹了过来，吹向季节的这端，奔向火热的前方。

这是一个我一生难忘的日子。

在浦东国际机场一角，一个巨型电子显示屏上，正播放着C919的相关情况。

现场有参与C919型号研制的专家、工程师，也有C919的用户、供应商，还有热爱飞机和航空的发烧友。人们按照不同的方阵分区而坐。不同方阵的人，穿着对应的服装，共同期待着即将揭幕的视觉盛宴。

在临时搭建的约3米高的一处平台上，几十架摄像机朝着同一个方向张望。

众声喧哗，若百鸟朝凤。

这是2017年5月5日。

13时34分，浦东国际机场滑行道上，出现了一个美丽而又矫健的身影。

它是一架崭新的飞机，白色机体，蓝绿绘彩，尾翼上醒目地喷绘着绿底白字的C919。

人们按捺着怦怦跳动的心，目不转睛地盯着它，期盼着神圣一刻的到来。

这一刻，是即将开启的中国自主研发的C919首架机的首次飞行。

14时00分，靓丽的C919，在浦东机场第四跑道上，在倾注了无限希望的目光中，身姿矫健地滑行，朝向美好的前方。

速度由慢而快，前轮抬起，后轮抬起，轻盈地离开地面，14时01分左右，C919一飞冲天。

“太棒了！”

伴随着叫好声的，是现场1000多人雷鸣般的掌声。

众目熙熙，在这叩动灵魂的激昂中，C919优雅而从容地开启了走向世界民用飞机舞台的征程。

再美的词，也难以形容空中这美丽的身影，也难以描述这一刻激动的心情。

为什么仰望星空，
因为我们渴望翱翔。
为什么拥抱蓝天，
因为国家梦想……

在《翱翔蓝天》的音乐声中，银丝缕缕风中飞扬。

红润，赶走了沉积在八旬累累皱纹上的阴霾。

越过岁月沉浮的沧桑，灿烂与兴奋铺在脸上。

有一种饱载情感的液体，不知不觉，从眼角滑落。

这是一位叫程不时的老人激动的泪水。

程不时是运10大飞机副总设计师。

1970年8月，国家向上海飞机制造厂下达运10大飞机研制任务；1972年审查通过总体设计方案；1975年6月完成全部设计图纸；1980年9月26日首飞成功。然而，因为种种原因，运10研制计划被终止。

一项伟大的事业，起步于崇高，追逐于理想，过程却甚为艰难。可能需要一代人，也可能需要几代人的艰苦奋进，砥砺前行。

程不时从孩童开始，就情注飞机，逐梦蓝天。之后，他又把黄金年龄尽献运10，且一生倾注于祖国飞机研制事业。虽然奋进之路风雨摧折，却矢志不渝。

中国人何时才能研制出属于自己的大型客机？

中国人何时才能坐上自己国家生产的大飞机？

岁月静寂，夙梦翻腾。声声关切，叩问着中国航空人不辍追求的初心。

企盼谆谆，切切萦怀。经历过冰与火的淬炼与涅槃，随着改革开放的纵深，这扬眉吐气的一刻，开始了万众瞩目的起航。

从2007年立项到2017年首飞，十年磨一剑。设计、研制、测试、下线、首飞……C919的飞天之路始于零点，充满艰辛，却承载了亿万国人对中国航空事业的期盼。

每一架飞机均有首飞，但一个新型号飞机的首飞更有特殊意义。为了迎接这一刻，被邀请参加观礼的人们，无不自豪万分。

程不时也一样，他不仅穿上了正装，打上了领带，还特意带来了年轻时用过、伴随自己荣辱悲欢几十年的一把小提琴。

首飞之前，激情难抑，他特地为C919献礼，演奏了一首情臻饱满的小提琴曲——《我爱你中国》。

琴音悠扬，和唱纷纷。

岁月，在原本年轻的琴面上，刻下了沧桑的痕迹。但琴声依然年轻，一腔爱国之情、报国之志依然澎湃。酸甜苦辣的47年，改变的只是渐渐远去的青春和容颜，不变的始终是热血涌动的中国大飞机梦。

这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。

C919一飞冲天这一刻，激动涕零者又岂止尝尽岁月滋味的程不时老人？

面对这个久盼甘霖般崭新的一刻，还有千千万万经历过梦想枯荣、时代悲喜的人们，为之雀跃，为之热泪盈眶……

经过约78分钟的飞行，C919飞机于当天15时19分平安返回，降落到浦东机场上，人们再次欢呼、鼓掌、热烈拥抱。

时任中国商飞董事长的金壮龙，时任中国商飞总经理、现任董事长的贺东风，中国商飞公司副总经理、C919总设计师吴光辉等人，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……

肩负重托却又举重若轻，风仪华伟，灿然满目，报国酬志的豪迈感动心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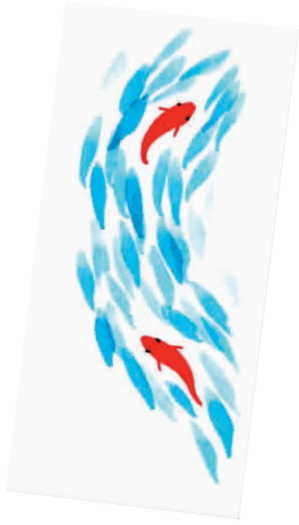
伟大的时代孕育伟大的工程，伟大的工程成就伟大的时代。

毫无疑问，C919大型客机的成功研制，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民族工业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！

◎现场

鱼有鱼道

□ 朝　颜



初夏，行走在赣江一岸，见蓝色的水面上，偶有细细的白浪翻起。“快看，有鱼。”眼尖的人发出惊呼。我戴上眼镜细看，果然在白浪间发现群鱼逐浪嬉戏。鱼多，水清，岸边青草碧绿，新栽的树木正井然而立，泛出翠色。

就在上游不远处，峡江水利枢纽工程大坝巍然屹立，滔滔江水在此被拦腰横截。我不禁心生疑惑：赣江的生态平衡何以不受半点影响？

熟悉鱼类生殖繁衍规律的人都知道，上溯洄游产卵是多数野生江河鱼的生活习性，也是保证它们生生不息的必要条件。赣江有数十种鱼类在此繁衍、栖息，每年春夏季，都有大量洄游鱼类溯流而上，从鄱阳湖经南昌、丰城、新干，最终到达峡江以上的赣江中上游段产卵，此后鱼卵随着激流向下游漂浮孵化，已经形成了特定路线。

这些鱼是怎样穿过大坝，继续后代繁殖事业的呢？

天地之间，万物皆有其存在的规律。人有人道，鸟有鸟道，鱼有鱼道，各自为之，天之道也。君子有好生之德，于是，便有了精心设计的人工建造鱼道。

站在高处眺望长长的鱼道，只见水泥制的挡板左隔右挡、高低起伏，曲折环绕间，极尽纷繁复杂，像编排了一出花样大戏。鱼道，并不是简单地为鱼留一隅通道。流速的控制，坡度的选择都极有讲究，既要符合鱼儿逆流冲击挑战水浪的天性，又不能因难度系数太高而阻挡了它们前行的步伐。为了照顾游泳能力相对较弱的鱼类，设计师又在鱼道底部适当加糙，降低流速。种种设计，包含的尽是对鱼儿体贴入微的呵护。

对于科学的解释和专业术语，我不甚了了。只是很自然地联想到蜿蜒在崇山峻岭间的盘山公路，山路十八弯，一环一环，极具耐心地慢慢回旋。于是，再高的山都有人能攀登至顶。鱼道便是这样吧，将鱼类无法纵身一跃的坡度，一段一段地拦隔、放缓，把迅猛的流速降低，40多米高的大坝，就这样迂回地越过了。

这条长900多米的鱼道，造价不菲，耗时耗力巨大。因为，生态是件大事。

沿旋转的楼梯下行，入鱼道观察室。此时人已在水平线下，和鱼道之间，仅隔着一道透明的玻璃。眼前水浪轻轻翻滚，不疾不徐，有着恰到好处的流速，对于喜爱破浪逆行的鱼儿，也有着恰到好处的吸引。

我将脸贴在玻璃上感受水流的涌动，忽然，一条小小的江鱼从下方游来，奋力搏浪向上，阳光透过江水照射下来，它的通身闪着耀眼的金光。我用目光追随它的尾翼，不一会儿，它已经游向前方的水池，直至金色的身影消失不见。

“现在鱼不多，要是洄游的旺季，从这儿可以看到密密麻麻的鱼穿梭而过。鳜鱼、大眼鳜、银鲴、鳊鱼、黄颡鱼都有，平均每日过鱼数量有一千多尾。”工作人员说。要知道，这曾是工程勘测设计中的一道重量级难题，破解便意味着胜利，意味着给江鱼开启一道生命的绿色通道。

在鱼类增殖放流站，一座连一座的鱼池正在履行着另一重使命。正值高温天气，骄阳似火。从透明的池水中，能看见大一些的鱼儿懒洋洋地躲在水底休息，想必它们也嫌热。不嫌热的是那些刚刚孵化出来的小小鱼，在池里“卜卜卜”地冒出水花和气泡。

他们把这里称作育婴室，给小鱼们喂豆浆。他们说，待小鱼长大一些，就要像幼儿园的小朋友那样分班了。

多有意思呀！忽然觉得，在这炎热的暑气里，这大大小小的鱼池瞬间有了童话的美好，有了无限诗意。再往后，小鱼长大到可以独立生存时，就将放归赣江，成为穿过鱼道、搏击浪花的又一支生力军。

当天中午，我们在赣江边的一个餐馆坐定，端上来的菜品里，鱼是主打。鱼汤入口，我的味觉被鲜美攫住，回味良久。他们说，这里的鱼，都来自赣江。

“鹰击长空，鱼翔浅底，万类霜天竞自由。”生灵之幸，何尝不是人类之幸？

龙华酒店

□ 周洁茹（中国香港）

父母住在香港的时候，我们去了一次龙华酒店。我对龙华酒店的全部认识就是《书剑恩仇录》，如果是真的，就真的很传奇，在酒店里写完一部武侠小说。

那时候我父亲还健步如飞，甚至独自一人行了个道风山。道风山，我都没有上去过。再往前的十年，我们还围绕着纽约中央公园走了一圈，用了大半天，中央公园有这么大吗？真的就是这么大。

去龙华酒店也没有车，我们从沙田站走过去，沿着铁路，穿过一些村屋，走着走着都疑心是不是走错了方向，甚至龙华酒店是不是一个真实的存在？因为，真的只是一条窄巷，一个人都没有，除了我们。

大太阳下面，只凭想像力和感觉，带着父母去找一间到底有没有的餐厅，这样的事情，我也很久没有做过了。走过一座天桥，路旁有一段台阶高上去，两边挂满灯笼，终于松了口气。

龙华酒店。

踏上台阶，瞬间落入那个时代。我说不出来是什么，所有过去了的好时光？

但我父亲是喜欢的，台阶，台阶两边的树影，四方楼和孔雀。

我们吃了豆腐花，也吃了粥和乳鸽。我那时还未吃素，但鸽子我从来都是不吃的，幼年时有人送来一些鸽子，阳台上养了几日，其中一只被其他鸽子啄瞎了眼睛，瞎了的眼睛是肿的，鸽子痛不痛？鸽子会不会痛？我不知道，我也不想知道，但我心里是不舒服的。后来所有的鸽子都被杀了吃了，我不吃，想起这些事情，就有点难过。

那时，以后的路还不太明朗。也总想着要带父母去这里，去那里，但我到底是消沉的，也并没有带他们去过更多的地方。就是吃一餐饭，我的眉头都是紧锁的。

乳鸽好吃吗？我问父亲。父亲说还好吧。鸡粥呢？又去问母亲。母亲也说还好吧。

我就满意了。眼睛望去远处。彭浩翔在这里拍他的《买凶杀人》是因为钱不太够吧？吃饭的人不太多，就用不着清场了？我想不过来。那一阵子我总是心不在焉，想来想去，想别人的事，也想自己的事，就是跟父母在一起，我都是游离的。

父亲回到家乡后做了一个手术，术后并发症，生死线上徘徊，后来切了气管，鼻饲，母亲每天早晨打好流质送去医院。母亲也70多岁了，既要照顾父亲又要照顾自己。我在香港生活，除了时常责备自己，什么都做不了。只是做梦都会梦见全家一起吃饭，露天公园里，一张野餐桌子，父亲在我的梦里是健健康康的，笑着的。醒来告诉母亲这个梦，说，如果能够回到从前多好，一家人齐齐整整，一起吃饭。母亲说，你那时总是不开心，点了

菜，你也不吃，你不开心，我们会吃得开心吗？我才真的难过了。

我这样的人，也有很多吧，所谓事业和未来，想来想去，心事重重。看不见身边人，父母和孩子。如果能够回到从前，可是没有如果。只愿珍惜当下，多多陪伴家人，一起吃饭，就是幸福。

牵着小蜗牛去散步

□ 陈佩香

在汉语里，有些词天然带有温度。比如女儿，每次在冥想默念这两个字的时候，连周遭一切也变得柔软、温热。

特别是今夜，处暑。许是台风前夜，许是又到一年夏末初秋时节，家楼下凤凰花不再火艳，只是书屋兰花的香气还穿透蓝溪的璀璨。雨点打在斜窗的玻璃上，咕咕咚咚，一阵紧似一阵，像女儿在弹奏肖邦的小夜曲，凉凉的，紧紧的，有点微疼。

我端坐在书屋斜窗前喝着茶，在手心里对着话。

“去弹会儿钢琴，或者画画、看书……随你选哪样先。”

“别催我啦！”

“来，快把这杯牛奶喝了。”

“别催我啦！”

……

“除了别催我啦，你还会说别的话吗？”

“等一下！”

是的，这是我的女儿。也是我们每天对话日常。

窗外水墨一样的山城，背对来时的方向。窗内女儿和我日常的光影走上了玻璃。

那天，是你读小学一年级开学前一天。我几次催促你后气急败坏地说：“不管让你做什么你总说‘别催我啦’，你真的像极《牵着蜗牛去散步》里的那只小蜗牛。干脆，你改名叫小蜗牛好啦！”

“妈妈，是真的吗？告诉你哦，我就是想做一只有梦想的小蜗牛。”

“而且是一只走得很慢的小蜗牛哦，你别催我。好不？”

那夜，银河牵着星星出来散步。雨后的星空，蓝得澄澈，蓝得安详。从此，小蜗牛这个名字就顺理成章地诞生了，成为女儿的符号。

今夜，同样是雨后。我不知道银河是否还和星星结伴出来闲逛。只是，我知道，又到一年开学季。今年不同，今年九月这个开学季，女儿是一名初中生。

收到女儿初中的录取通知书，心竟感到被刺痛了一下。小蜗牛就这样从一个小孩变成一个少女。

因为下雨，有点微凉。窗外河滨路上，一对年轻的母女用背影作了一幅充满温情的画。

这一天，我们母女谈话了，正式谈论小蜗牛即将是一名初中生的问题。我把她当作知心朋友，向她详细倾诉了初中三年面临的麻烦。

我不知道还未满12周岁的小蜗牛是否有足够的心智来理解我们的周遭？我不知道我的举动是否过早地给她稚嫩的心灵压上了负担？

回望这12年，她算得上是一只快乐的小蜗牛。难免也有我在一旁催着她，快点，快点。她也会睁着无辜的小眼睛，别催啦，别催啦。会告诉我，她的画笔里有她想要的星空，她的书堆里有她喜欢的秘密花园，一年四季景色不同。她还告诉我，她的琴声也是散着步，这样才能变成了习惯。

小蜗牛，只是今夜，借着这一季秋收，借着你即将成为一名初中生，我想对你说：

其实，每个父母都有古朴的期许，都会“望女成凤，望子成龙”。这是源于爱的本能，希望亲近的人会更好。所以，我也会“望女成凤”。但是，我不会用“我的愿望”来强加于你，也希望你不会用“父母的愿望”来苛求自己。希望你始终记住，一个人的尊严和体面生活来自于个人的努力，来自于个人的价值。我们一生会有许多人生关口，每一个关口就是一场考验，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全力去过关。

小蜗牛，成长的路上会有很多意外。如最初对你的寄语：安全第一，健康第二，开心第三，学习第四。毕竟，小蜗牛要走的路还长，愿你享受过程。未来的每一天，或成功，或失败，或喜悦，或悲伤，或勇敢，或胆怯，或满足，或失落，或孤独，或委屈……都会滋养你成长，让你越走越远，像秋空一样辽阔无疆。

牵着你散步这一段旅程中，多少次，趁你酣睡，我会在你床边小坐，伸手抚摸你的睡颜。每当此时，我心里会升起一种骄傲。随着你渐渐长大，这种骄傲从没减弱，那就是你善良的心地和温良的品质。这就是我，作为妈妈最大的宽慰。

“我忽然想起来了，莫非我错了？是上帝叫一只蜗牛牵我去散步。”

（本版配图除标注外均来自网络）